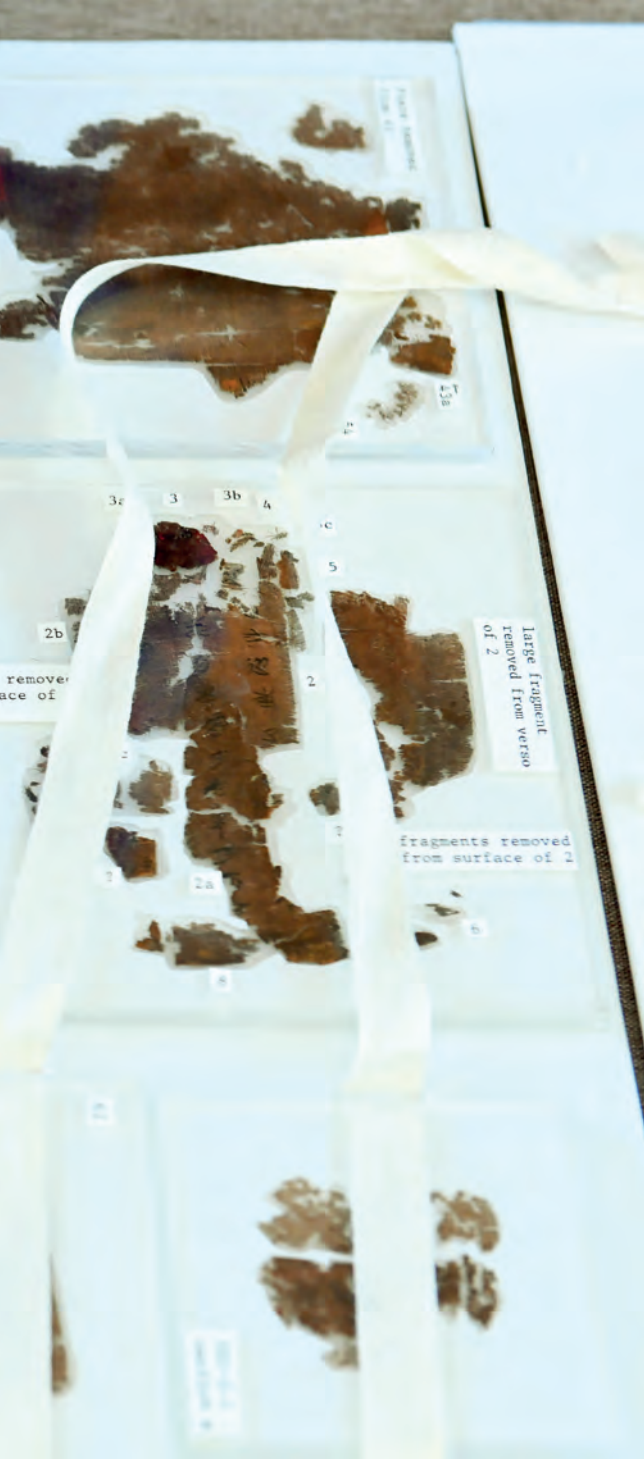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弹库外的土坡。据称，子弹库帛书就是在这一带被盗掘出来的！

1942年9月，抗日战争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烽烟还没有完全消散，甚至一些焦土上仍是热的灰、燃的火，任全生、漆孝忠、李光远、胡德兴这四个“土夫子”悄悄摸到了子弹库。至今，吴嘯嘯和周遭一些居民仍能讲一些此

上图：中方接收子弹库帛书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。

番盗墓以及之后变卖的情况。他们口中的“土夫子”当年意指盗墓贼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“土夫子”通过政府教育、自身学习，加入了考古队，曾进一步参与子弹库楚墓的发掘。奈何那时候，子弹库帛书《四时令》和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早已在大洋彼岸了。当时，谁能想到，时移世易，这流失的珍贵文物竟然有归来的一天。且比起其沉睡地下两千余年来，其出国又回返的历程不到80年。

80年，却是人间风雨，无数惊险……

出南门，又出国

吴嘯嘯称，子弹库的具体位置在湖南设计勘察院原来的宿舍楼这片，亦即现在的遥感中心院内。“这里还保留了当年的围墙，周边的居民楼都经过几轮翻新了。”吴嘯嘯指着斑驳的砖墙说道。墙内的杂草从墙缝中钻出来，很有生命力的样子。与周遭也并不年轻的第18栋、第19栋宿舍楼形成一幅岁月斑驳的画面。

而实际上，真正留存岁月的是这里的楚墓。如果不是1942年9月盗墓者在子弹库动手，会如何？也许，到20世纪70年代，考古发掘仍会到达这里。也或许推迟一些年发现墓葬的存在，亦

发现帛书存于斯？

到吴嘯嘯这辈人，尚听说当年的子弹库，其实就是战时的一个临时军火库。当年的孩童们时常能在周边捡到子弹和弹壳。当年的长沙会战，有多惨，今日的长沙人依稀还有人知道。比如1939年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10万部队由赣北、湖北南北夹击长沙。蒋介石电令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，“长沙如失陷，务将全城焚毁”。而后，随着误传“日军已至新河”，一夕大火将长沙老城烧得透透的！经历了1941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、1941年末1942年初第三次长沙会战，在老城之外的这一临时军火库，看起来一时无人看守的样子。到了9月，在子弹库外的土坡上，任全生、漆孝忠、李光远、胡德兴四人轻车熟路地盗掘起一座青膏泥包裹的楚墓。在他们看来，鱼塘街、犁头街以东，坡子街以南，中山路以北，湘江之畔有许多古墓。这次在子弹库无非多挖一次，也许会有些新的收获。果然，打开棺槨，竟然看到一个竹筐，其内似乎是织物，上面竟然还有文字……

盗墓者想到的首先是将之出手！距离子弹库以西三里多地即是长沙城南门。据称，在那里，“土夫子”们将包括织物在内的盗墓所获，卖给了古董商唐鉴泉。而后，落入古董商蔡季襄之手。蔡